



扫描二维码“掌上宝鸡”，  
查看更多精彩！

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

##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

临汾

# 隐于时光深处的野花

◎贾哲慧



贾哲慧：山西省作协会员，著有散文集《西贝山村》《活页纸》。文字发表于各地刊物，部分入选各种选本和读本。

奶奶去世那年，爷爷在离奶奶坟地不远处开荒辟了几畦菜地。春末，菜地栽上了黄瓜、豆角、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。入夏，我常常跟着爷爷去菜园忙活。

菜地的半坡有一眼泉，石头简单围起来一个小水潭。泉旁站着一棵古柳，树干缀满了瘤子，树枝和树冠遭雷劈过，死掉了；树身有一个洞，大小可容一匹獾子避雨。柳叶稀稀拉拉地绿着，像挑起一串串的鞭炮，倒不如从树心里长出的那棵榆树葱茏。烈日像一团火球，烤得草木似乎都要怒了。拿着水瓢，俯下身往水桶舀水，只觉得那泉丝丝缕缕的寒气直往骨头里钻，沾了水的手像被火烫了一样生疼。

那个季节山里的花事已尽了，满目是不尽的绿，层层叠叠，单调乏味。这绿郁结起来，连敞亮的心情也阴暗了。爷爷身上仍是那件黑夹袄，似乎有段时间没换洗过了——爸妈在外地工作，嫁到邻村的姑姑隔三岔五过来给我们爷俩洗涮。那段日子，爷爷灰头土脸，他原本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哟！劳作之余，爷爷坐在核桃树下，用杂草、野花编织花篮、花环，然后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向奶奶的坟头……

躺在树荫下，听着松涛入睡，醒来，天蓝得灼眼，棉花一样的云被风撕成猪、牛、羊以及许多说不上的名字的东西，而这一切丝毫都不能提起我对生活的兴致。

昏暗的土窑洞里，爷爷靠在炕尾的被子上，眼里闪着迷离的光芒，灰尘在光柱里沉浮。饭后，我站在木凳上刷锅洗碗，之后，便拿出爸爸带回的画报翻读，尽管书页已快烂掉了。烦了，再玩妈妈给我的小皮球。

爸爸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工作，尤其妈妈，很长时间才能领着妹妹们回来一趟。妹妹们操着陌生的口音，尽管生疏，但有天然的亲切感、眷恋感。春节过后，他们结伴要回异乡的家。爸爸妈妈借住的村里坐落在一面斜坡上，妈妈在村头的小学教学，学校下面有一群柏树，树冠圆圆的，像巨大的蘑菇。再下面就是沟底，是一座铁厂，爸爸就在那里上班。村里的孩子们常常结伴去铁厂捡铁珠、铁钉、螺帽玩，尤其铁厂隔三岔五晚上放露天电影。我渴望跟着他们一块走，但一遇到爷爷的目光便只好留了下来。

菜地里并没多少活儿，浇水须在午前，爷爷告诉我，阳光太烈千万不可浇菜，浇了水菜苗会死掉。除了睡觉，还能做什么呢？爷爷不在身边的时候，我便爬上核桃树，核桃树干不粗不高，不用费什么工夫就坐在树杈间。碧绿的核桃藏在硕壮的叶子背后，风来了，忽隐忽现，像一只只坏坏的眼睛。可以望见对面的山，弯曲如蛇的路、蚂蚁似的行人、穿行于林间的牛，黄土坡上蠕动的羊、撒欢的狗。

菜地畔有坡红子（覆盆子），血红的坡红子酸少甜多，藤上除了布满带钩的刺，藤下还会藏匿蛇——因为坡红子是鸟儿最喜欢的食物之一。蛇身子盘着，头昂着，咝咝地吐着芯子。爷爷禁止我靠近坡红子，他将羊肚子手中从头上除下，铺在地上，一会儿上面便垒起一小堆。向往的地方很远，近处却有那么多禁忌，又没有伙伴儿说话，日子实在不好玩儿。采野花吧，野豌豆花居多，小如星星，色泽深紫，并不好看，偶尔可以遇到蜜罐（地黄），便将花拔下来放在嘴里一吸，蜜一样的花汁甜得腮帮子疼，羊儿甩草喂兔子最好，可惜我家没有。我多想养一只兔子呀！

回忆起来，那些日子过得不算太坏，不用去学校，还可以吃到野果，坐在树上看风景、树

荫下睡觉，多么惬意！其实，那时候最大的烦恼就是无聊，情感没有依托，身边除了年迈的爷爷，连个小猫小狗都没有，即便有点小想法与谁诉说？

白天跟着爷爷伺候菜园，晚上回到窑洞听他长吁短叹、自言自语……菜园的外延是半圆天然的坡红子篱笆，篱笆外是大片的杂草、野花，狗尾巴草节节蹿高，风中招摇；野豌豆花匍匐而行，不娇不艳；芦苇如箭，憩谷似麻。绿色主宰的世界缺乏想象和诗意，没有惊喜和回忆，脚步凭着惯性游移，心湖不泛涟漪。就这样走下去，走下去。兀自，眼睛直了，接着定住了身子，离我不远的前方，草丛中，有一株红花孤零零地亭亭立着，距离那些蒹葭远远的，似乎要与主流色彩对抗……这时，突然闯出一条恶狗，将罪恶的嘴伸向那朵花……一身冷汗醒了过来，窗外月光如洗，爷爷仍在喂猪自语，目光闪烁。土窑洞老鼠吱吱，有时撕咬猫，弄出很大的响动，爷爷咳嗽一声，噤声一刻之后，老鼠依然。

按梦索花，果然看到那株花高高地挺在那里，我从没看到过这样的花，箭杆一样的直，顶端开着一朵，花瓣裂得比喇叭还开，花色如胭脂，并不血红，另一朵蓓蕾像一个秘密被五指紧紧地捂着，花香似有似无，却真切切的有，花韵高雅，像是下凡的仙子，不卑不亢，不妖不艳，清丽娉婷，孤芳不群。我惊呆了，咬咬手指，疼！难道这就是昨夜的梦吗？这花中仙子是老天爷送给我的伙伴儿吗？真想将它挖出来移栽到家中院子里，但梦中的那条狗立马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回望四野，眼前的无名花分明没有同类，心噎唾乱跳，手哆嗦，牙打鼓，作贼似的，却是满眼窃喜。满目的绿刺那被这一抹嫣然的红淹没了，四周如此安静，连轻佻的风也轻手轻脚，被这花慑住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似乎大半辈子，少年同这株花一起由青壮年步入老年。躺在土窑洞里，我常常畅想自己的一生，上学读书，回家种田，娶媳妇生子，由父亲变成爷爷，然后死去，人这一辈子就这么过，有甚意思？

有了这花，我的生活顿添

加了油盐，有了滋味，有了念想。白天，我守候花旁，给花浇水，与花絮语，轻抚花茎和叶片，细数花瓣（其实那几片一目了然），静闻花香。花蕊金黄，覆着一层厚厚的粉，招蝶引蜂，有时莽撞的苍蝇也来凑热闹。我手持一把青葱，驱赶侵犯它的蚊蝇，对于蜜蜂则网开一面，任它在花心里嗡嗡乱叫，却也有几分不愿。晚上躺在炕头思念花，夜里她是不是很寂寞？是不是被野兽侵害？若遇风雨，心尖更是猫抓，好想披上蛇皮袋去看望那花。自己连父母也没想念到这份儿，却对一株无名花如此深情！觉得自己太奇怪了，像是生了病。后来才知道“花痴”这个词儿。

伴随着幸福时光，隐隐忧伤也接踵而来。乡野里，花开花落是常事。老人们常说：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山桃花、连翘花、梨花、黄刺玫、山菊花……从花之蓓蕾到落英缤纷，我从来没放在心上，生命是它们的事儿，与我何干？却独独担心这朵花的逝去。

我俨然变成了一个护花使者，浇水拔草，用荆棘扎了一个篱笆将花围起来，用草覆了顶棚，让她住进屋子里，以防日晒雨淋、牛羊侵袭。然而再周到的呵护也无法改变花朵的命运，过多的用心则反作用于花的生长，那花日渐憔悴了，青春的娇艳逐渐褪色，光泽渐次暗淡。将泉水润于花瓣，想挽留下来，却不承想花瓣谢得更快。那花终于蔫了，掉落在地上，我不忍触碰它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变成了另一般凄惨的模样。好在另一朵花苞撑开了，像一朵倒着的粉红的伞，花蕊长长地伸了出来。有了失败的经历，于是尽快拆除花的房子，使其尽享阳光雨露。那花长得茁壮，自由自在。旷野里，孤芳独秀，显然由于第一朵花的凋谢使得这一朵供足了营养。

记忆中的那个夏天由于一株花的陪伴，日子充满了色彩和盼望，虽然最终那株花凋零了，孤苦的花茎夹杂在狗尾巴草中，不会有人知道那曾是一株娇艳的花朵，那样的清丽高贵，卓尔不群。

那年秋天，我进了学校。四十年后，我方才知道了它的名字——  
百合花！



## 她追寻花朵，却收获了果实

访我市七〇后女诗人史凤梅

本报记者王卉

作为陕西法士特集团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，她的名字光荣地出现在省三八红旗手的“巾帼榜”上；作为中国诗歌学会、省作家协会的一名普通会员，她的作品常刊发在《绿风》《诗选刊》《延河》《散文诗》等专业文学刊物上。她还公开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《请许我半城月光》。当文友们读到这些诗作，深深地感受到心底如照进了阳光般明净与感动。她的这些作品被收入《中国网络诗歌年鉴》《华语女子诗歌集年选》《现当代精美短诗百首赏析》等诗歌年选本、赏析集里。她就是70后女诗人史凤梅——

### 特立独行的写作

许多读过史凤梅诗作的读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，那就是她的诗是有别于其他女性的。“草色里的灯火，燃烧着孤独/所有杂乱无章都是生活里积攒的色彩……”在这些作品里很少能读到风花雪月和生活小情趣文字，更多是山水、意向的构架。诗人对自我的告白是：写诗、旅行和画油画是我的三大爱好，这些不打“粮食”的业余爱好，互相影响、彼此渗透在生活中，也让我的诗有别于他人。在史凤梅看来，这些不同的审视与见解，给了她特立独行的“另类”印象。

都说一个人的爱好与其性格、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，这一点在史凤梅身上尤为明显。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，史凤梅从小生活在较封闭的环境，与外界接触得少使她慢慢地养成了喜欢独处喜好安静的习惯。“上学时我的作文常得到老师表扬，但离成为一名作家还很远。”史凤梅谈起自己的写作，话语谦和与平日处事低调“如出一辙”，所以至今仍鲜有同事不知道她，还是位秀外慧中的才女。

### 随心而动的写作

史凤梅正式写作是从2006年开始的，之前的她只是在QQ上陆续记一些随笔和日记。她的QQ友常留言催她更新，就这样她被“推”着走了很长一段时间。“有一次，我读到了苏历铭的诗，一下子就被吸引，迷恋上了写诗。后来才在博客上正式开始创作。”史凤梅回忆起她最初走上创作之路的各种“巧遇”，似乎有着水到渠成般的必然。其实正是因为诗有别于其他体裁，可以替代安静的她用心向的书写来抒怀自己，所以，诗歌与史凤梅“珠联璧合”地般配。

与文友相比，史凤梅的写作属于“随心而动”，有时一口气写出三五首，有时三个月一首都不写，她在不写的时候就尽量去阅读，以此与文字保持着密切联系。史凤梅的书房里，有一面由百余本书堆成的书墙，闲暇时她随手拿出一本翻翻看，享受心灵的满足。她是真心地热爱着诗，努力地写着、学习着，她“像天空那样拥抱大地”，像“那个行隐于世的人/挑着寂寞的灯塔/把余生爱一遍再爱一遍”。

### 物我相融的写作

这些年，史凤梅的诗很多都是在行走中写出来的，从《车子到达大散关》到《弱水河畔观胡杨》，从《在慢城遇到一堆石头》到《贡格尔草原贴近一匹马》，那些最真实的、没有一点造作的心声不时地从她心里蹦出。她的诗不仅随着汽车里程数的增长而累加，也在斗转星移的时光中日积月累着。近两年，她以二十四节气为落笔点，“联结”传统文化，“定格”岁月印痕，令首首诗作融入了人间万象——“雨有一下没一下地地下着”的谷雨天，她思量着如何能“小心翼翼地把自已种下去”；她认为立秋是“在愈发光鲜的季节里随一枚叶子/回到光阴的暗处/之后背光而生”，而白露则“有着萌生的气度和仓皇”，“万念之下须点燃内心的烛火”……她在节气系列诗中找到了一条“物我相融”的“捷径”。

“一个人随着年龄增长，梦想便不复轻盈；他开始用双手掂量生活，更看重果实而非花朵。”史凤梅很喜欢叶芝的这句话，也常以此勉励自己要“诗意”地栖居或行走，要看重“花朵”而非“果实”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她常常带着爱人、约上朋友去大山里看望孤寡老人，去贫困山区的学校给孩子们讲诗歌……她是那么爱着这如诗般的生活，她一路追寻着“花朵”，却在不经意间收获了累累“果实”。

铜川

## 人生路上（组诗）

◎程亚平

目送你的背影，想读懂你的日子  
我学会了漫不经心地谈东道西

我知道，路上有天地  
一起预留的悬念  
路上布满各色或显或隐的物体  
或真或假的情绪  
白昼或者黑夜的舞台  
都会是无法预期  
我知道  
你正在来的路上，你还在寻找  
直达彼岸的线索

可是，面对你  
我学会了小心翼翼地打探讯息  
我想象着你来的路上无情的风雨  
企图从你的背影里  
读懂你的心情

青春在路上逝去  
因为你，我的灵魂  
常常在阳光眩暈  
不见你，沉默是隐痛在心上  
长出的枝杈  
我知道，你正在来的路上  
我依然在门口  
向着你来的方向张望

### 送蓝天一顶帽子

我从祖国的北方来  
继续奔向北方  
当蓝天就在头顶俯视苍穹  
当白云自由而亲密地  
在不远处飘荡  
我在地球的顶点，视野开阔成  
梦想的样子

当北方四面的山峦隐去  
当巨大的风叶悠悠地飘摇  
当红砂石凝聚成奇特的风貌  
当明长城依然风骨铮铮  
我奔向祖国开阔的北方

蓝天与白云俯身迎接着我  
在静谧而绝美的辽阔中  
我送一顶帽子作为回赠  
用童年稚气的笑脸  
迎接豁然与恬静

六十年前，遗落在这里的谷子  
已然开花结果  
家园成为梦中的泪珠  
一场繁华盛事要在这里举行  
故乡的风儿得知讯息

一路狂奔，庆祝辽阔的北方  
给予你重生的笑容

### 放不下

一直不能放下你说的话  
期待岁月回归  
期待远行的你回家  
草绿了又枯，风去了又到  
而你，依旧孑然天涯

手里攥着的是任谁也带不走的  
图画  
想你的微笑，想你无言的抽泣  
想你即行天涯的豁达  
其实，我知道，你也放不下

放不下你  
就像放下不曾有的韶华  
小巷里灯笼排排  
伙伴们嬉笑狂放  
你，还在那个角落张望

今生缘浅，相遇的岁月大短  
紧握你说的话  
我，不肯放下  
想着，那个黄昏  
也许，你就在那盏灯下等我回家

### 灵魂在阳光下眩暈

曾经以为勇敢就是出路  
倔强着，从不向任何风雨低头  
可以在乌云中昏暗了眼神  
却从不在阳光下让灵魂眩暈

可是，与你相对  
我学会了小心翼翼

平凡人的  
文学梦